



套中人

TAO ZHONG REN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俄罗斯]契诃夫 / 宋威 / 改写

青少年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奥别美洛夫警官带着一个手下正漫无目的地向广场走来。今天，他穿了一件崭新的衣服，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套中人

Chahuanu



[俄罗斯]契诃夫/著

宋威/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套中人 / (俄罗斯)契诃夫著; 宋威改写.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59-0

I. ①套… II. ①契… ②宋…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294 号

责任编辑: 何海 杨岚

责任校对: 陈琪

整体设计: 新奇遇

责任印制: 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省安陆市安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2 插页: 6 页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7 千字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套中人》是契诃夫优秀短篇小说的结集。

契诃夫(1860—1904年)全名叫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以短篇小说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凡卡》《套中人》《公务员之死》等。

在短篇小说《套中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



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因而可以说别里科夫成为了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契诃夫的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他善于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多采用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来嘲讽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他创作上的一种风格:幽默讽刺。在小说《套中人》中,作者自始至终采取了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小说开头对别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习惯是这样写的:“说起来,这个人您应该也是知道的。他总是喜欢穿厚实保暖的棉大衣和雨靴,手里还经常带着一把雨伞,如此与众不同的打扮,不认识他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的……他所有的东西,能装在套子里的,就从不露在外面,无论是怀表,还是小刀,抑或只是一把普通的雨伞,他都有专门的套子来装它们。”这些描写近乎夸张,然而契诃夫就是用这种幽默的笔调刻写了这样一个为扼杀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吁人们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总之,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现实主义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

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 and 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



目 录

Contents

变色龙·····	1
渴睡·····	6
苦恼·····	13
套中人·····	19
万卡·····	30
小公务员之死·····	34
宝贝儿·····	38
脖子上的安娜·····	51
醋栗·····	64
带小狗的女人·····	77
第六病室·····	93
歌女·····	120
胖子与瘦子·····	127
跳来跳去的女人·····	131
在钉子上·····	157
新娘·····	160

变色龙

市中心的广场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临街的所有店铺都慵懒地敞开着店门，伙计们无精打采地坐在一起聊天。

奥楚蔑洛夫警官带着一个手下正漫无目的地向广场走来，今天，他穿了一件崭新的衣服，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跟着他的那个警察，怀里抱着一只装满了醋栗的大箩筐，一看便知是刚刚没收的。

突然，一声尖锐的喊叫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你这该死的东西，竟敢咬人，看我非抓住你不可！真是疼死我了！哎哟……”

与此同时，尖锐的犬吠声也开始响起来。

奥楚蔑洛夫警官循声望去，一条只有三条腿的狗正疯了似的朝这边跑来。它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望正追赶它的人。那人气喘吁吁一直紧追不舍，终于在最后一刻抓住了那条狗的后腿。一时间，狗的叫声与人的喊声混杂在一起。

大家被吵闹声惊醒，纷纷走了出来，几分钟的工夫，便在本材场的大门前聚拢了很多。

奥楚蔑洛夫警官的随从警觉地说道：“长官，那边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

奥楚蔑洛夫侧头一看，一挥手，带着手下快步走了过去。

木材场的正门口，刚刚正拼命追狗的人，伸出一根被咬的血肉模糊的手指给大家看，嘴里愤愤不平地骂道：“这个该死的混蛋，差点咬断我的手指，我非要活剥了它的皮不可……”专门为人制作首饰的工匠赫留金带着一身的酒气，不停地咒骂着面前的这条狗。

被吓得浑身发抖的小白狗，惊恐地趴在地上，向四周的人群无助地望着，它尖尖的小脸看起来十分可怜。

奥楚蔑洛夫警官雄赳赳地走到了人群中间，高声问道：“出什么事了？”

赫留金满脸委屈地说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不明缘由地咬了我的手指，当时我正在和人谈事，并没有招惹它，可它却疯了似的向我扑来。我想我这根手指至少一个星期都动不了，它的主人得赔偿我才是。”

奥楚蔑洛夫警官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似乎心里已有了主意。

他向人群怒目圆睁地望去，大声问道：“有谁知道这条狗的主人是谁吗？对于那个不好好看管自己的狗，而让它跑出来咬人的人，我是一定要严惩的，就算是富有的老爷们，我也绝不放过。大家必须人人都遵守法令才是！”

见人群里没有回应，他指着身边的随从叶尔迪宁说道：“你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然后写个报告交给我，不许拖延！这条疯狗，必须打死才行。”

见奥楚蔑洛夫警官如此生气，人群里开始有人小声说道：“席加诺夫将军家似乎有一条和它差不多的狗。”

一听此言，奥楚蔑洛夫警官顿感燥热，赶紧解开衬衣领口的扣子，顺便把大衣脱了下来。他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液，转头对赫留金问道：“能告诉我它为什么要咬你吗？这么小的一条狗是怎样够到你的手指的？”

赫留金张大嘴巴，正想着该如何解释的时候，奥楚蔑洛夫一脸愤怒地吼道：“明明是自己不小心弄破的，非要说是被狗咬的不可，你无非就是想找狗的主人勒索一点钱财。像你这样的人，我见了不知多少个了！”

围观的人群里开始议论纷纷，有一个胆子稍大些的站到了前面，对奥楚蔑洛夫说道：“警官，我刚刚看到他拿点燃的雪茄烟往狗的脸上戳，狗被折磨得不行了，才张口咬了他。”

赫留金顿时暴跳如雷，伸手指向刚刚说话的人，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怎么可以乱讲话，你的哪只眼睛看见了？长官这么明智，他一定知道我们谁在说假话。我要是说谎，就让法官判决我好了。”

“还不快闭嘴！”

这时，在旁边沉默了半晌的叶尔迪宁警察，十分犹豫地说道：“我记得将军家的狗比这条要大，它应该是只大猎狗……”

奥楚蔑洛夫警官郑重地问道：“你能确定吗？”

叶尔迪宁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坚定地看向长官，点头答道：“我能确定，那只狗不是将军家的。”

奥楚蔑洛夫倒吸了一口冷气，如释重负地冷笑道：“我就说嘛，将军家里怎么可能养这样一条丑陋卑贱的狗，要知道将军家里的狗可都是非常名贵的品种。你看这条狗无论是毛色还是模样，哪一点像是名贵的品种呢？要是在法律森严的彼

得堡或者是莫斯科,这样的狗敢出来咬人,狗的主人一定会受到重罚,而且这条狗绝对活不成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向正在摆弄自己血肉模糊的手指的赫留金,义正词严地说道:“你放心,这件事我不会不管的!”

见奥楚蔑洛夫如此决绝地要处理这件事情,另一个警察慢吞吞地说道:“这条狗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也许还说不准啊!”

奥楚蔑洛夫歪头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于是他赶紧补充道:“就在几天前,我从将军家门前路过,院子里似乎有一条这样的狗……”

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激动地高声喊道:“他说得没错,将军家的确有条这样的狗!”

奥楚蔑洛夫听完刚刚的这些话,脸上不觉又显现出了凝重的表情,他叫来叶尔迪宁,帮他穿上大衣,嘴里念道:“怎么突然起风了,要不赶快穿上大衣,真是冷得不得了。”他看了看仍旧趴在地上不敢乱动的那条狗,对叶尔迪宁说道:“你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就说我在路上捡到这条狗,让你把它送回去。要告诉将军,像这样名贵的狗,不要轻易放到街上,遇见一些无聊的人,会把它折磨死的。”

赫留金已经从满腹委屈变成了极度愤恨,他刚要张嘴说些什么,却听见奥楚蔑洛夫冷言冷语道:“还不把你那根可恶的手指收起来?明明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还想冤枉人!”

这时,将军家的厨师刚好走了过来,一个警察赶紧拦住他,上前问道:“普罗霍尔,你快来确认一下,这条狗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

普罗霍尔略显不高兴的样子,愤愤地说道:“胡说,将军家

里怎么可能有这种狗！”

奥楚蔑洛夫警官直接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道：“别说了，直接把这条狗打死！”

厨师愣愣地看着奥楚蔑洛夫，淡淡地说道：“将军家里确实没有这样的狗，它是跟着将军的哥哥一起来这里的，他老人家对这条狗喜欢得不得了呢！你将它打死……”

“你说什么？将军的哥哥符拉季米尔·伊凡诺维奇来了？”奥楚蔑洛夫惊讶地吼道，脸上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之情，“我怎么没听说呢！他应该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吧！”

厨师被奥楚蔑洛夫的样子惊呆了，满脸疑惑地回答道：“是要住上一阵子的。”

奥楚蔑洛夫一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嘴里不停地感叹道：“主啊！我怎么连这样的消息都不知道呢！符拉季米尔·伊凡诺维奇来了，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厨师依然满脸困惑地看着奥楚蔑洛夫，正伸手想要抱狗，奥楚蔑洛夫赶紧说道：“快把它抱回去吧！这个小东西真是太聪明可爱了，它刚刚一定吓坏了。咦？它怎么在发抖，还真是吓坏了！呜呜……呜呜……小宝贝，不用怕了，不用怕了！”

厨师抱起那只狗，将它紧紧放在怀中，回头看了一眼奥楚蔑洛夫警官，便大步向前地走了。

赫留金一脸气愤至极的样子，恶狠狠地盯着奥楚蔑洛夫，木材厂门前的众人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末了，奥楚蔑洛夫警官还不忘对赫留金吼道：“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他裹紧身上的大衣，摇摇摆摆地朝将军家的方向走去。

渴 睡

深夜时分，只有十三岁大的娃丽卡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但她仍然不能睡觉，作为一个小保姆，她要一直摇晃着摇篮，嘴里还要唱着催眠曲给宝宝听：

睡吧，快快睡，
我的歌声伴你入睡……

摇篮里的婴儿一直在不停地啼哭，此刻已经哭得快要没有力气了，就连呼吸都显得很费力。娃丽卡的双眼已经不听使唤，像粘了胶水一样，紧紧地闭着；头沉沉地垂落下来，搭在摇篮的边沿上；脖子又硬又痛，但她已经顾不得了。她的整个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再动一下，她感觉自己像死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嘴里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睡吧，快快睡，
我会给你煮粥喝……



燃烧的火炉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老板和阿法纳的鼾声在隔壁房间里此起彼伏，摇篮晃动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娃丽卡的嘴里不停地哼唱着轻柔的催眠曲……所有这一切，共同组成了一支曼妙的夜间交响曲，如果能够躺在床上聆听，一定是美极了。可是，对于娃丽卡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所有的人都可以睡觉，唯独她不能，如果被老板发现，她没有好好照看婴儿却睡着了的话，一定会被狠狠地痛打一顿。

神像面前的长明灯，一闪一闪地晃动着，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片阴影，晾在绳子上的尿布以及一些大人的衣物也在昏暗的灯光下，投射出各自的影子。各种各样的影子交叠在一起，时而快速或缓慢地晃动着，在娃丽卡已经不是很清醒的头脑里，幻化成一片朦胧的幻影。它们看起来像极了片片乌云，小婴儿的哭声若有若无，像风一样，慢慢吹散了乌云，呈现在娃丽卡面前的是一条宽阔无比的道路，路面虽有些泥泞，但上面却有很多人和车辆。娃丽卡正要看清这条路通向哪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所有的行人和车辆都开始剧烈地摇晃，直到他们像浮云一样再也看不清摸不着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睡着了在梦中见到的景象。此时，婴儿的啼哭声已经相当响亮，在沉沉的夜里，显得分外刺耳。她不得不继续哼唱着：

睡吧，快快睡，
我的歌声伴你入睡……

娃丽卡慢慢地哼唱着，疲惫又将她带入到奇幻的梦境，她

似乎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中。黑暗而闷热的房间里，病重的父亲正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她倚在灶台旁，默默地听着父亲咯吱咯吱咬牙齿的声音。

父亲已被病痛折磨得无法言语，眼看着就要失去性命。母亲没有办法，只能跑去庄园，向老爷求救。过了不知道多久，娃丽卡终于听见有马车经过的声音，原来是庄园的老爷派一个医生到家中来为父亲诊治。年轻医生刚一进门，便被房间内浑浊的气息呛到了，轻声地咳嗽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先把灯点亮。”

父亲依然在十分费力地呼吸。

母亲慌乱地跑到灶台旁，跌跌撞撞地找火柴。年轻医生见状，叹了一口气，然后从自己的衣袋中掏出火柴，将灯点亮。

父亲的脸因为剧烈咳嗽而涨得通红，双眼闪烁着让人感到害怕的光芒，直直地看着面前从未见过的医生。

医生上前询问：“你哪里不舒服？”

父亲用嘶哑的声音答道：“我就要死了，我活不下去了……”

“你要相信，我可以将你医治好。”年轻医生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不用安慰我，我自己的病我很清楚，对于一个要死的人，再好的医生也是没有用的。”父亲认定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无所畏惧地对医生说道。

医生不再与父亲过多地言语，而是弯下腰来仔细地查看他的身体。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直起身子，对母亲说道：“病人现在必须马上到医院接受手术，如果再拖下去，就真的有性命之忧了！”

母亲一脸茫然地对医生说道：“可是我们怎么将他送到医院去呢？我们连一匹马都没有。”

“没关系，我和你们主人很熟，我会叫他弄辆马车给你。”年轻医生说话时，眼里一直流露着坚定的神色，仿佛一定要救活父亲。

他匆匆离开后，小小的蜡烛也燃尽了，父亲又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差不多三十分钟后，果然有一辆马车驶来，母亲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带着父亲乘马车而去。

不知不觉中，黑夜已经结束，天空一瞬间变得明亮起来。不知从哪里传来婴儿的阵阵啼哭声，一个像极了娃丽卡的声音在轻柔唱道：

睡吧，快快睡，
我用歌声伴你入睡……

娃丽卡正四下寻找这个声音从哪里传来，却看见母亲一脸悲伤的神色从外面走了进来。她一边在胸前虔诚地画着十字，一边小声说道：“昨晚赶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送来得太迟了，虽然勉强做了手术，但他仍然去了天堂。他终于得到解脱，获得永久的安息了……”

娃丽卡还未等母亲说完，便疯狂地跑去了树林，在一块空地上号啕大哭。正当她哭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有人在她的脑袋上狠狠地敲了一下。被痛苦惊醒，猛一回头才发现，原来是她的老板正恶狠狠地站在她面前。

“你在搞什么？孩子已经哭了那么长时间，你却一动不动

地在这里睡觉。”老板满脸怒色地吼道。

娃丽卡赶紧使劲地摇摇头,好让自己更清醒一些,她又开始轻轻晃动摇篮,可是没多久,那些斑驳的影子又占据了她的脑海。在泥泞的道路上,很多赶路的人都已停了下来,几个人靠在一起或者干脆直接躺在地上睡觉。娃丽卡也好想舒舒服服地躺下来,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可是母亲却在催促她赶紧起来,去城里找事做。

母亲逢人便上前哀求,希望得到一点施舍,哪怕再微不足道,对她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急切地说道:“快把孩子抱过来!快点!”

娃丽卡猛然惊醒,像是从梦境中突然回到了现实。身旁没有母亲,只有一脸横肉的老板娘,正在给孩子喂奶。娃丽卡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外面的天空已经十分明亮,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

老板娘愤愤地看了一眼娃丽卡,没好气似的说道:“把孩子抱过去,他哭得这么厉害,我还以为有人在虐待他呢!”

娃丽卡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将他重新放回摇篮。尽管昨夜的梦境不会再出现了,可她仍然觉得疲惫不堪,仿佛一低下头,便可直接睡着。她实在困得没有办法,便把头轻轻地抵在摇篮的边沿上,心惊胆战地睡上一会儿。

似乎刚一闭上眼睛,老板便站在门外吩咐道:“快去生炉子,娃丽卡。”

娃丽卡丢下孩子跑出去准备柴火,炉子终于生好了,老板娘又高声叫道:“准备点茶饮,娃丽卡,快点!”